

當醫學進入文學 —豪普特曼 Gerhart Hauptmann 的社會劇 《日出之前》與優生學觀點—

彭雙俊*

摘 要

《日出之前》是德國自然主義作家豪普特曼 Gerhart Hauptmann 的成名作。這齣戲劇是以愛情故事的架構，圍繞著酗酒的議題，呈現出歐洲十九世紀下半葉發展起來的種族衛生學（或優生學）對社會價值所產生的顛覆作用。婚姻不是個人的事而已，而是整個民族進步或退化的問題，因此不良的遺傳基因必須排除。這齣戲不只是豪普特曼個人的成功，也是優生學發展初期在文學上的反映，尤其德國接下來在二十世紀初積極鼓吹人種改良，終至納粹的種族優越理論。因而這齣戲的歷史意義更顯不凡。本文將探討這齣劇的種族衛生觀點，並追蹤豪普特曼如何產生這些創作思想，以及他與當時的種族衛生學家普勒茲的互動關係。透過這些背景知識的發掘，讓《日出之前》所蘊含的敏銳社會批判突顯出來，同時喚起對優生學的人文、歷史省思。

關鍵字：豪普特曼、普勒茲、《日出之前》、優生學、種族衛生、酗酒

*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助理教授
2005.3.1 到稿 2005.5.26 通過刊登

When Medicine enters Literature— Gerhart Hauptmann's Social Drama *Vor Sonnenaufgang* and Notions of Eugenics

Pong, Suang-jing*

Abstract

“*Before Dawn*” (*Vor Sonnenaufgang*) is the work by which German naturalistic writer Gerhart Hauptmann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This love tragedy, centered on the issue of alcohol abuse, reveals the subversion of social values caused by racial hygiene (or eugenic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in Europe. The theme of racial hygiene is that marriage concerns not only individuals but also the progress or degeneration of a race, so bad genes have to be removed from heredity. In addition to bringing Hauptmann to success, this drama is a reflection of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eugenics in literature. Influenced by eugenics, German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as actively into race improvement, which finally led to the Nazis’ theory of racial hierarchy. Therefore, this drama is of great historical meaning. The paper explores the drama’s racial hygiene viewpoints, traces where Hauptmann acquired his ideas for this literary creation, and discusses his relationship with his contemporary racial hygienist Alfred Ploetz. Through exploring 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of “*Before Dawn*” (*Vor Sonnenaufgang*), this paper tries to unfold the acute social criticisms in the work as well as arouse contemplations of eugenics out of humanity.

Key words: Hauptmann, Ploetz, *Vor Sonnenaufgang*, Eugenics, Rassenhygiene (Racial hygiene), alcoholism

* Assistant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in Medicine,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當醫學進入文學

—豪普特曼 Gerhart Hauptmann 的社會劇 《日出之前》與優生學觀點—

彭雙俊

1. 前言：《日出之前》的背景

1912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作家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 1862-1946）是德語自然主義文學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一生大部分的作品都屬於自然主義，那是強調人類環境、社會背景、生理遺傳為主題的文學時期，時間約莫是 1880 到 1900 年。德國文學史上的自然主義時期相較於其他歐陸國家為晚，當時國際知名的、並引起討論的代表人物是左拉、易卜生、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而透過豪普特曼的作品也讓德國自然主義文學與當時的法國、斯堪地維雅納與俄國等世界文學潮流接軌。

毫無疑問，豪普特曼的創作是受到歐洲自然主義潮流的影響：十九世紀的八零年代，柏林許多劇院都將易卜生的戲劇搬上舞台，引起震撼與廣泛的討論。人們對於無法改變的、無法抗逆的環境與條件感到悲哀與悲觀。當時豪普特曼也居住在這個新興帝國的首都。1889 年，豪普特曼的第一齣劇《日出之前》*Vor Sonnenaufgang* 出版，並在柏林的萊辛劇院的「自由舞台」上演，產生激烈的、兩極化的反應，同時也讓豪普特曼一夕成名。

《日出之前》這齣「社會劇」*soziales Drama*（即：社會批判劇）並不是豪普特曼最著名的著作（他最受注意的是 1892 年的《織工》*Die Weber*），然而它的出現，卻是個人與德語文學史的里程碑，如上述不只對於德國文學史意義重大、是豪普特曼的成名劇，更重要的是，它標示一個文學家敏感的心靈感受到新時代的來臨，一個新時代的精神，用尼采的話：一個價值全面翻轉的時代。整齣劇處理與批判的主題是酗酒與墮落的問題，而更重要的是，這不是從道德精神的層次來描述與理解，它已超越傳統道德的邏輯，觸及當時逐漸成形的「種族衛生」*Rassenhygiene* 思想，此思想源自英國的優生學思想 *eugenics*，傳入德

國後偏重醫學，然後侵入人類學知識、再進入社會與政治的現象。整個來說，它源自達爾文的物競天擇的概念，擔心人類會如同一般生物種類一樣，經長期發展後衰退墮落，而企圖靠人為力量來改變反淘汰與退化現象。最後這種思想在希特勒的納粹德國裡從意識型態變成政策，貫徹執行後，將德國歷史帶入痛苦的深淵。其實，某個程度上來講，全世界至今依然籠罩在這種優生學思想的影響之下。從這個角度觀之，這部戲丟出的議題，觀察時代的脈動是極其敏銳的，甚至被視為優生學早期發展在文學上的反映與證據。¹

如何將這部充滿醫學、人類學思想的作品引導給台灣的讀者，使其能掌握該劇批判的核心問題，並進而意識到這些問題對人類的嚴重性與延續性，(例如當前基因科技的問題、人口政策的問題、優生保健問題等)，那麼，必須針對背景知識做深入的說明。因此，詮釋《日出之前》這部劇不能單從文學理論的角度切入²，因為它批判十九世紀瀰漫於歐洲的改良人類之「菁英」思想，預先反映可能引發的社會悲劇；而且往前追溯，這與德國浪漫主義以來的德意志民族主義糾葛在一起，加上 1871 年普法戰爭勝利後所激起的民族優越感。因而認識種族衛生的思想，與相關的理論在德國的發展，以及了解豪普特曼與那些「進步的」種族衛生學家的密切互動關係，才能深入其創作的靈感的來源，以及釋放《日出之前》這齣悲劇帶給當時與現代讀者的啓示。本文先處理《日出之前》內容中關於種族衛生學的觀點；然後接下來的部分處理作者豪普特曼本人與種族衛生學家普勒茲 (Alfred Ploetz 1860-1940) 的關係，擴大到當時與今日歐洲流行的優越、超人的思想。

¹ Weingart, Peter/Kroll, Jürgen/Bayertz, Kurt, *Rasse, Blut und Gene – Geschichte der Eugenik und Rassenhygiene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M: Suhrkamp, 1992, S. 62.

² 筆者發現，關於《日出之前》的文學系統相關資料，基本上大多只得到文學性的分析，對於該劇談討的種族衛生或優生學問題，幾乎沒有處理。也許是議題尷尬，也許是跨領域，所以避而不談。反倒是醫學史相關的書籍對這位大文豪的思想與交游，以及這部戲劇有相當多的著墨。但從這些醫學史書籍的一些前言謝辭中可以感受到，「種族衛生」的議題雖然在戰後五、六十年後逐漸被德國醫學界正視與探討，但仍是某種禁忌。筆者意識到此議題的敏感性，所以在此聲明，本人撰寫此文絕非要對新德國造成傷害，或喚起種族衛生的幽靈、或將優生學污名化，而是希望指出，當時一些激進的想法，在今天換不同的名稱就毫無阻礙地深入不同領域，特別是優生保健、基因倫理，筆者認為這是缺乏歷史觀，且沒讓現代（台灣）人從中獲得教訓，所以為文拋磚引玉。這是此文的基本立場。

2. 《日出之前》的婚姻主題與飲酒問題

《日出之前》寫於 1889 年，創作時間很短，僅花了三個月（三月中到六月初），於同一年完成，並且在同年十月就上演。³《日出之前》這個劇名是當時豪普特曼將寫好草稿將給另一位自然主義作家兼理論家霍爾茲（Arno Holz 1863-1929），是他提供的建議。本來預定的劇名是《播種者》*Säemann*。劇名稱爲「日出之前」被一些文學評論者認爲是與聖經故事有關。⁴它指涉的是創世紀第十九章，上帝要毀滅罪惡之城所多瑪 Sodom，尤其是第十五節：「天明了，天使催逼羅得說：『起來！帶著你的妻子和你在這裡的兩個女兒出去，免得你因這個城裡的罪惡同被剿滅。』」

這裡有三個線索：一個是「天明了」，呼應劇名；一個是亞伯拉罕的姪子羅得 Lot，他的名字與劇中主角洛特 Loth 同音，只差一個字母；第三，都是要逃離罪惡之地。

從一些當時的記載來看，這齣劇可以說是德國前所未有的演出，現場反應激烈，爲德國戲劇發展史的轉捩點，⁵卻引起許多攻訐與否定，認爲它是缺乏科學根據、「達爾文式的傷風敗德」⁶；但是文學界的作家提出不同的看法。自然主義的理論家霍爾資（Arno Holz 1863-1929）毫不保留地認爲這是「德語劇本有史以來最好作品」⁷；寫實主義的重量級作家馮塔納（Theodor Fontane 1819-1898）也支持豪普特曼：「老是將自然主義式的粗暴下流當作是毫無藝術品味，這是很愚昧的。相反地，正確的運用（這點當然可以討論）是最高藝術

³ 演出的地點值得一提：那是在柏林萊辛劇院 Lessingtheater 的「自由舞台」，它是受到法國巴黎的「自由劇場」Théâtre Libre（1887）的影響，利用所謂的「第四面牆」理論 *vierte Wand* 將牆面拉到觀眾席，使演員與觀眾近距離接觸，彷彿置身戲劇的虛構世界，身歷其境，讓社會劇更具震撼性。德國的「自由舞台」是由布拉姆（Otto Brahm 1856-1912）所領導，由於當時劇場幾乎都由一些機構組織控制，層層關卡，許多創作不易被演出，特別是品味或角度不同的作品。自然主義那些驚世駭俗的戲劇能有及時的、良好的演出機會、演員與場地，都要拜這個「舞台」之賜。它叫做舞台是概念意義，不是真的有自己的劇院，而是借用既有的劇院場地，在假日演出，讓優秀演員也能參與表演。參考 Sprenkel, Peter (Hrsg.), *Gerhart Hauptmann: Epoche-Werk-Wirkung*, München: Beck, 1984, S.48f. Baumann, Barbara/Oberle, Brigitta, *Deutsche Literatur in Epochen*, München: Max Hueber, 1985, S.169f. *Theaterlexion*, Hrsg. von C. Bernd Sucher, 2Bd., München:dtv, 1996, Bd. 2, S. 81.

⁴ Hoefert, Sigfried, *Gerhart Hauptmann*, 2. durchges. u. erg. Aufl., Stuttgart: Metzler, 1982, S.10. Sprenkel, Peter (Hrsg.), ebd., S.72.

⁵ Hoefert, Sigfried, ebd., S.10.

⁶ Kluge, Sandra, *Gespens der Vererbung, Moira des Milieus - Über Schicksalsphobien im Drama und Roman des literarischen Naturalismus*, in: *Vererbung und Milieu*, hrsg. v. Michael Wink, Berlin: Springer, 2001, S. 257

⁷ Z. N. Karl S. Guthke, *Gerhart Hauptmann*, 2. Aufl., München: A. Francke, 1980, S.15.

的一種證明。⁸」馮塔納並認為他的《日出之前》達到易卜生所沒完成的任務，除了傳承易卜生的優點：刻畫人物、平實語言、新的議題等，卻也克服這位前輩一些過度尖銳的對立、無解的困境、失焦的劇情。⁹豪普特曼藉著這齣戲獲得了肯定以及隨之而來的知名度。

雖然馮塔納在評論《日出之前》時曾說，這齣戲無法用大意說明的方式，無法概述故事，因為它整體上是一種聲音、一種訴求，所有的大意概述 Wiedergabe 都損害它的完整性。但容許筆者在此簡述內容：

這是描寫一個社會改革主義者與種族優生的信徒洛特 Loth 前往一個村落發生的故事。他拜訪中學同學霍夫曼 Hoffmann 並進行該地區礦工經濟、生活狀態的調查。霍夫曼是克勞塞 Krause 家的女婿，他們一家因採礦而成暴發戶，生活糜爛，日日飲酒。在停留期間，洛特與克勞塞家族的女兒海倫納 Helene 迸出愛情。海倫納不同於其家人與鄰居安於那般墮落的生活，她本身非常不滿自己所處的環境：沒有文化、野蠻（表現在任意的狩獵行為）、酗酒、通姦、陰險算計、不法買賣、缺乏教養（表現在言談上），因而她將洛特視為救星，勇敢地對抗沈淪，特別對洛特關於優生學、反酒精的見解讓她感到希望。期盼他能帶領她遠離那個世界。然而當地醫師告知洛特，克勞塞先生是個嗜酒、酗酒而墮落退化的人，全家族傷風敗德，毫無希望。洛特毅然服膺自己的反酒精的信念，認為與酗酒家族繁衍的後代將萬劫不復，於是放棄剛萌生的愛情，離開海倫納而去，這位絕望的女子則選擇自盡，為故事劃下句點。

這齣戲揉合了環境寫實與遺傳循環悲劇，人們終究跳不出宿命。在劇中克勞塞一家可說墮落到極點。而豪普特曼利用角色安排，結構性地凸顯差異。那是兩個世界：一邊是富裕、無知與縱慾，另一邊則是貧窮、有教養與禁慾；換句話說，那是墮落與理想、病態與健康的對峙。這些差異又利用語言來襯托：標準德語（男女主角、霍夫曼、醫師）與方言（克勞塞先生、夫人），大量使用方言正是自然主義的寫實特色之一。

這部劇本簡短的人物刻畫也透露一些值得注意的訊息。本來一般劇本都會對人物進行基本的外型描述，以凸顯特質與地位。但是豪普特曼的人物刻畫是相對比較從生理角度，並且是暗藏優生學觀點，他這麼塑造洛特：「…洛特是中

⁸ Sprengel, Peter (Hrsg.), ebd., S. 69.

⁹ Fontane, Theodor, G. H.s "Vor Sonnenaufgang". *Aufführung vom 20.10.1889*, Darmstadt: Schimpf, 1976, S.10-18.

等身高，肩膀寬大，結實，他的動作堅定，卻有些不靈活；他擁有金髮碧眼，還有淡金色的兩撇鬍子。他整個臉是骨感型，而且也有同一類型的嚴肅表情。他是中規中矩……¹⁰這當中有許多日耳曼雅利安人 Arier 的特徵，例如金髮碧眼、高大的身材；簡言之，健康而正派。反觀另一個淫亂、好狩獵的角色卡勒 Kahl 是行為無禮、外型粗獷、穿著很土的樣子；而克勞塞老先生更是「…光著頭，他那灰色、稀少的頭髮沒有梳理、很散亂，骯髒的襯衫垂到肚臍處敞開著；…赤腳塞入一雙有繡花的拖鞋……」。¹¹其他相關墮落角色亦是如此。很明顯的，豪普特曼描寫的方式是建立在當時已經很發達的比較解剖學與比較人類學的知識上，從那兒逐漸形成「文明與野蠻」、「優與劣」的對比，以服務殖民主義。因此這些外觀的描述，可以說是意識型態在後面支持。

《日出之前》形式上是個愛情悲劇。本來男女的愛情故事就是文學最常見的，而從表面上看，這齣劇是（現代）讀者不陌生的劇情：男主角洛特出於自身考量，拋棄愛上他的女主角海倫納。但深入來看，這個失敗的愛情與婚姻不是因為階級、經濟、個性、外貌出了問題，基本上是脫離個人的考量，即脫離我們傳統的「門當戶對」或「愛情與麵包」的抉擇。而站在生物學的知識，從種族的遺傳問題上做出分離的決定。愛情與婚姻不再是兩個人的事或兩家人的事，而是全民族，乃至全人類社會未來興亡的事：誠如劇中主角所言：奮鬥是要為所有人的幸福來奮鬥！（*Mein Kampf ist ein Kampf um das Glück aller*）。¹²反酒精主義，認為酒精帶來墮落與遺傳問題，成了關鍵抉擇的依據，也是故事的真正主題。

本來人類喝酒現象是歷史久遠，若沒凸顯其與疾病與道德的問題，是不太受注意且平淡的日常的小事。在這個故事裡，就透過主角洛特的觀察，從鄉下到城市，都是貪杯中物的人，而且酗酒的人目光散漫，精神萎靡，如同野獸。在劇中多少顯現出一種看法，即：富人喝酒，因為他們錢太多、時間太多；窮人喝酒因為他們缺錢與太多煩惱；農民喝酒則為排解空虛的心理障礙。對低下階級，酒是一種麻醉劑。然而嗜酒不是個人健康問題而已，依當時的醫學研究，¹³酗酒被視為一種退化徵兆，豪普特曼藉由主角洛特的獨白，在第一幕就將這

¹⁰ Hauptmann, Gerhart, *Vor Sonnenaufgang*, Frankfurt/M: Ullstein, 1959, S. 7.

¹¹ Hauptmann, Gerhart, ebd., S. 33.

¹² Hauptmann, Gerhart, ebd., S. 40.

¹³ 酒精的遺傳問題在德國醫界已經廣泛地討論一段時期。例如在 1837 年第十五屆的德意志自

種思想傳給觀眾：

酒精的影響是最糟糕的，它甚至遺傳到第四代第五代還表現出來。——倘若現在以名譽保證自己將不結婚，那麼就比較能夠喝點酒，只是……我的祖先全都曾經是健康的、結實的，而且就我所知，是最有節制的人。我所做的每一個動作，我所度過的每一次辛勞，以及每一個呼吸彷彿引導我往高貴情操去，這一切我都感謝他們。而這個，你知道嗎，這就是重點：我已完全堅定下決心，將自己所製造的遺傳毫無減損地傳給後代。¹⁴

這是在克勞塞家的晚筵時，洛特的高談闊論，當然霍夫曼與克勞塞家人開始時一直反駁與勸酒，提出我們也耳熟能詳的酒國英雄論調：例如沒喝會死、沒酒的生活多無聊，寧可死了算了、紳士要會喝等等。洛特堅決不喝，表示自己是個禁慾主義者。這個清新的談話當然給身陷在惡劣環境的女主角海倫納留下深刻的印象。

以今天的角度觀之，酒精成了家／民族提升或墮落的關鍵，乃至於是道德墮落的源頭，這種邏輯關係在嚴格的實證科學是有些牽強。但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是一種普遍的看法，特別經由種族衛生學家的傳播，這有待商榷的關係就被連接起來。在劇中，洛特也談了一些數據，比如多少人因酒精而死亡，多少犯罪因而發生，多少自殺、火災、婚姻破裂等，¹⁵替這種理論提出（偽）科學的依據。因而，在當時要談優生，就等於對抗酒精。

女主角海倫納的父親克勞塞先生在劇中是大酒鬼。這個角色出場是在凌晨從酒吧回來，已經醉得爛爛，大聲嚷嚷，還要喝回魂酒。一大早要喝酒「提神」是典型的酗酒行徑。《日出之前》這個標題在此顯現出另一層用意。日出之前是混沌與黑暗，但日出是一天的開始，卻也是個象徵性的分界點：一個是宿醉，墮落無用，毫無前景，如克勞塞先生；一個是起個大早，日出而作，對未來充

然科學研究人員大會 15. *Versammlung deutscher Naturforscher* 曾有人發表「燒酒對健康、幸福與道德的影響」*Einfluß des Branntweins auf Gesundheit, Glück und Moralität*。這是那時代代表性的看法。參考 Kluwe, Sandra, ebd., S. 255.

¹⁴ Hauptmann, Gerhart, ebd., S. 28.

¹⁵ Hauptmann, Gerhart, ebd., S.28。相關的醫學人物將在本文第三部分介紹。

滿理想，如主角洛特。

男女主角在進一步交談後，更加彼此吸引。這時，優生的觀點就更清楚表達出來。此外在對談中，洛特向老同學霍夫曼表示，他的妻子除了有錢外，還要身、心健康。這種論調若沒有當時優生學的氣氛作背景，實在過於常識而乏味！而當海倫納表示她在閱讀歌德的大作，也是德語文學的經典《少年維特的煩惱》時，洛特認為那本書是給「弱者」唸的，而推薦她讀 Felix Dahn 所寫充滿日耳曼英雄主義思想的書《為羅馬而戰》*Kampf um Rom*。光就這個論點對於觀眾而言是震撼的。雖然劇本沒有繼續說明，但是約莫可以推論是指維特因無力改變自己與社會現狀而自殺的行為。因為弱者只能適應現狀或被淘汰，強者則改變環境。這點也預先影射海倫納最後走不出泥沼，而選擇自盡。

男主角洛特在得知克勞塞先生酗酒時，進一步與村莊的醫師席莫菲尼，也就是克勞塞家庭醫師請教真相。這位醫師恰巧是洛特昔日的同學，因而坦白地說出自己的看法：

Taiwan Journal Search

洛特：我想瞭解一下這兒的狀況。

席莫菲尼醫師（壓低聲音）：好主意！（更小聲）你也可以在我這兒獲得訊息。

洛特：當然嘍！你一定對這兒很有研究。到底這個家庭看起來怎麼樣？

席莫菲尼醫師：可憐！…毫無例外…都是酒鬼！暴飲暴食，近親通婚，結果是一整個族系的退化。

洛特：總有例外吧！

席莫菲尼醫師：幾乎沒有！

洛特：（不安）你會不會偶爾…試著在這個威茲村…娶一個多金的女孩？

席莫菲尼醫師：呸！見鬼了，老兄，你把我當什麼？／…／¹⁶

這樣的「診斷」幾乎等於判定這個戀情與婚姻的終結。而後來醫師直截了當進一步建議洛特千萬不可娶海倫納為妻，因為他酗酒姊姊的兒子，也就是霍夫曼的小孩，就因酒精問題而夭折。這個訊息讓洛特最後選擇離開，留下一封信，不告而別。海倫納在萬念俱灰下，引刀自盡。這種事情在真實社會上未必少見，但如此呈現環境的殘酷，不近人情的理念，且在「自由舞台」近距離的演出，

¹⁶ Hauptmann, Gerhart, ebd., S. 82

的確可以想像其對觀眾的震撼力。

豪普特曼如此重視酗酒與遺傳相關的問題，並將之昇華到文學創作的主题，並不是任意選擇或臨時的想法。這必須從豪普特曼的朋友圈子與成長過程來觀察，這個優生學與民族品種改良是一群菁英人士堅持努力與身體力行的，豪普特曼不但參與其中，而且根本就是核心人物、活躍份子。那個圈子有兩個人深深影響豪普特曼，一個是精神科醫師、解剖學家、腦科專家、精神病院的負責人：傅若爾 (August Forel 1848-1931)；另一位是德國種族衛生學的建立者：普勒茲 (Alfred Ploetz 1860-1940)，這兩位種族衛生的先驅都與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有密切的思想互動，尤其是後者，本文將有較多的介紹。瞭解這兩位醫學家的研究與主張，可以更清楚豪普特曼當時寫作《日出之前》的思維與感受。

3. 種族衛生學家普勒茲與豪普特曼

Taiwan Journal Search

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人們暢談優生保健，衛生單位建議婚前健康檢查，甚至未來建議交換基因卡、病歷資料（德國在二十世紀二零年代的戶籍單位就這麼建議了！），¹⁷以確保健康的後代；醫療技術更是蓬勃發展予以支援，羊膜穿刺、3D、4D 超音波，還有所謂罕見疾病的檢驗等，（有問題就將嬰兒「處理」掉！）這實施起來是如此理性、平常、健康，以致於若沒有醫學史的資訊管道，人們很難想像，之前的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優生」與「衛生」概念根本不是如今今天那麼輕鬆、正面。它是有很強的民族主義色彩，以及種族不平等、種族優越的觀念。

德語的「種族衛生」Rassenhygiene 正是普勒茲所創的名稱，於 1895 出版的書《我們民族的優異與弱者的預防》*Die Tüchtigkeit uns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中第一次提到這個詞。他的思想深受達爾文的影響，他說：「就像其他的動物，人類毫無疑問是經由生存競爭才達到今天的高級狀態，因而迅速達到多樣性的結果。而如果他要更高層級的進步，那麼他必須面對更激烈的競爭。」¹⁸這可視為該書的精華思維，一個反映達爾文的天擇論的證明。「種族

¹⁷ Winau, Rudolf, *Der lange Atem der Eugenik*, Vortragsreihe "Die Rolle der Ärzteschaft und der Kassenärztlichen Vereinigung in der NS-Zeit", 27.6.2002.

¹⁸ Ploetz, A, *Die Tüchtigkeit uns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Grundlinien einer Rassenhygiene*, Berlin: Fischer, 1895. Hier z. N. Becker, Peter Emil, *Zur Geschichte der Rassenhygiene--*

衛生」這個概念其實是源自英國人蓋爾頓（Francis Galton 1822-1911）所提的 Eugnetics（原意為好的生育），被翻譯為優生學，沿用至今，是遺傳基因學 Genetik 的前身。正如蓋爾頓的優生學原本概念是為了英格蘭民族未來的世代，在精神上與肉體上施加更優良的資質（那時還不知道基因 Gen）而提出的；普勒茲的種族衛生則是為提升德意志民族，乃至後來的整個日耳曼民族的品種。¹⁹對他們而言，可以的話，大量生產天才、藝術家、科學家來壯大民族。當時十九世紀末在德語裡種族衛生這個詞幾乎是優生學的同義詞，差別在於，德語中已經強調是針對種族，而且稱為衛生，已有其他種族不衛生的含意，因而要採取措施。

這種人為介入人種培育 *Menschenzüchtung* 是來自植物動物的培育知識與經驗（想想現在講究血統的名犬，都是優生思想下配種的結果）。如前所述，1859年達爾文所出版的《物種起源》，強調生物界「（最）適者生存」的原則：*Survial of the Fittest!*；而這個「天擇」概念，很快就運用在人類身上了，被運用於解釋社會、文化現象，它的代表人物是史賓塞與赫胥黎，而這種觀點被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想法反而不認為物競天擇下是最好的品種，因為人類的道德、宗教、法律種種保護，往往造成反淘汰的現象，因此必須人為介入，讓好的品種能廣為傳播，甚至違反世俗的禮教也在所不惜，例如選擇好品種的男人，大量與生理條件篩選過的女人交配，不談婚姻制度或道德。²⁰這種價值的全面翻轉始作俑者，不是醫師，而是哲學家尼采。²¹當自然科學越來越發達，實證精神入侵到醫學，強調人體（病理、活體）解剖的積極研究意義時，這時，人們不再是如聖經創世紀所言，「上帝就照著自己形象造人」，而是人類走進動物的行列，接受觀察研究；很快地，從許多人類學研究與書籍可以發現，猿猴也成了人的一部份。²²

Wege ins Dritte Reich, Stuttgart:Thieme, 1988, S. 65.

¹⁹ P. E. Becker, ebd., S.32.

²⁰ Winau, Rudolf, a.a.O.。文中提到一個有名的例子是：種族衛生學者 Willibald Hentschel 1858-1947 所提出「Mittgart 園地構想」，選取健康優秀的男女到一個有完善安排的新居地，自由交配，企圖「更新日耳曼族」*Erneuerung der germanischen Rasse!*

²¹ 本來尼采本是被學界相當期待的語言學家、修辭學家，特別是在萊比錫的時期。但後來轉向哲學寫作，成為哲學家，這是台灣一般對他的認識。但是尼采也寫關於心理方面的文章，而他對人類提升的論述，使得他也被視為優生學的先驅者，他曾提出具體的方法提升品種。Weingart, Peter/Kroll, Jürgen/Bayertz, Kurt, ebd., S. 70f.

²² Luksan, Martin, "Fremde Typen" und „gesunde Gefühle“, *Über die Geschichte des Rassensaals*. In: Schüller, Christian/van der Let, Petrus, *Rasse Mensch -- Jeder Mensch ein Mischling*, Aschaffenburg: Alibri, 1999, S. 35.

人類被視為動物的一員之後，也就像牠們的命運一般，人可以被實驗改造，透過生物學上的知識，擇優配種，同時應避免壞的、疾病的遺傳因子。站在民族的立場，為了避免被淘汰，必須人為介入操作。豪普特曼就是成長在這樣的思想團體，《日出之前》處理的、表達的也是這些材料，是豪普特曼內心對這些種族衛生學的反應。

豪普特曼本人與普勒茲認識得相當早。豪普特曼的生理學家哥哥卡爾(Carl Hauptmann 1858-1921)恰好是普勒茲的中學同學，交情甚篤，經由哥哥的引介，豪普特曼加入成為三人組。後來普勒茲對豪普特曼的影響甚至超越哥哥，他們之間的友情超過六十年，從豪普特曼十四歲開始，即 1877 年起，一直到普勒茲於 1940 年過世為止都有往來，彼此影響多麼深遠，可以想見。在年輕時期他們基於共同的理想，於 1879 年組織了一個秘密團體，希望團結所有的日耳曼民族，培育優良人種，消弭犯罪。²³這是拿破崙入侵後在德國激起德意志意識，經過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後，變成大日耳曼民族的思想，且更趨活躍。而現在還更進一步要改良、提升人種 (Aufartung)，其信念是建立在實證的解剖學、生理學、人類學，而非空談無法實踐。這些研究者創造所謂的優良人種概念，例如「北方種族」nordische Rasse 以及「雅利安人」Arier，需要「培育」，就像植物、動物那樣篩選配種，以防退化，或者進一步得到需要的品種。

其實從十八世紀以來，德國在藝術史學家溫克曼 (Johann Joachim Winkelmann 1717-1768) 的影響下，逐漸接受希臘羅馬時期關於「美」的看法。理想的人類形象不只是精神上的完善，還有軀體的、生理的完美。觀察一下古希臘時的人像雕塑，對於肌肉線條的注重，以及整個體態美的要求，就能理解。再加上文藝復興以來對古希臘羅馬的推崇與研究，人體繪畫藝術與現代解剖學的密切關係就是在那時建立的，從達芬奇關於藝術上的解剖繪畫與魏薩留斯 (Anderas Vesalius 1514-1564) 關於醫學教育的解剖繪畫，這些思想與關連一定給習醫的種族衛生學家 (例如：普勒茲) 相當的影響。

所謂「北方民族」與「雅利安」相較與南方熱帶 (也就是有色、野蠻低等人種) 除了身體先進外，在智能、忠誠、勇敢、意志、情操、道德等方面也被說成是完美的化身。人類在人種學意義上不平等的必須追溯到法國的貴族戈諾

²³ Klee, Ernst, *Deutsche Medizin im Dritten Reich - Karrieren vor und nach 1945*, Frankfurt/M: Fischer, 2001, S. 24f.

賓 (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 1816-1882) 的作品《論人類種族的不平等》*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他因憂心地位日益降低的貴族身份，而將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視為人類的墮落，他希望「日耳曼的雅利安族主宰整個族群，隨心所欲地提供其遺傳到他們所居的各個地方」²⁴。其實他的作品在法國乏人問津，倒是帶給德國人很大影響，如音樂家華格納 Richard Wagner 受到激發，而華格納的英國女婿休斯頓·張伯倫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1855-1927) 以德文書寫《論十九世紀的基礎》*Die Grundla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一書中更提到「...越缺少日耳曼 (血統) 的土地，就越不文明」²⁵。雅利安神話被一直延續引伸。到了納粹時期的種族衛生想法就更極端與直接了：延續戈賓諾的想法，認為平等概念根本是錯誤的、不符合事實的，人是有優劣的。「人之有別於黑猩猩，首先不是藉由教育，而是他的遺傳」。因此在這個脈絡下，甚至教育是沒意義的，「就大家所知，我們不可能將所有的狗訓練成警犬、看門犬與獵犬，因為我們不能透過教育來取代有缺陷的資質。」²⁶對他們而言，與其改善教育，不如改良品種。附帶一提，種族衛生學在第三帝國時期是醫科必修的科目。²⁷在此所以提到這些發展，是要指出豪普特曼是站在這種思維的初始階段，即創作《日出之前》的時候，直到 1905 年普勒茲所創立的種族衛生協會 *Gesellschaft für Rassenhygiene* 時，豪普特曼仍是其中的成員。²⁸而他卒於戰後第二年，1946 年，也約莫是納粹種族衛生思想的結束（優生學的形象則反而變得正面、健康，繼續發展！）。

這些優生的超人思想，雖在醫界積極探討，但是思想上卻是受到尼采的影響與啟發，普勒茲也曾寫信告訴豪普特曼，他閱讀《查拉圖司特拉如是說》時帶來多麼大的樂趣，特別是其中傳達強者的世界觀。他們倆都沈浸在尼采的著作，並相信人類不斷的進步與超越，豪普特曼回憶說：

我們那個時代的本質與生存之基調是信仰。所以我們相信人類不斷的進步。我們相信自然科學的勝利，因而相信大自然最後被揭秘。/.../

²⁴ Gobineau, J.A., *Versuch über die Ungleichheit der Menschenrassen*, Paris, 1853/55. Hier zitiert nach Klee, Ernst, ebd., S.18.

²⁵ Chamberlain, H.S., *Die Grundla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München, 1918, S.1196. Hier zitiert nach Klee, Ernst, ebd., S.18.

²⁶ Klee, Ernst, ebd., S.93.

²⁷ Becker, Peter Emil, ebd., S.33.

²⁸ Klee, Ernst, ebd., S. 26.

我們相信兄弟之情的勝利，在我們之間幾乎已經實踐它了。我們出自內心的相信、愛惜與期盼！有一天最後的犯罪與最後的罪犯將被消除殆盡，如同一些傳染病在衛生的措施和其他醫學的預防方法後一樣（消失殆盡）——當時這個樂觀主義本身就是真實。²⁹

從相對的角度來講，會這麼樂觀與要求提升人種，這是與當時世紀末以來的悲觀氣氛有密切關係，而且可以說是一種反擊：深怕退化與頹廢，想要積極突破。³⁰當時（以及稍後）許多創作都是在談退化，在德國例如湯瑪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的小說《勃登布魯克斯家族——一個家族的衰亡》*Buddenbrooks. Verfall einer Familie* 1901 的附標題就清楚地告訴讀者這個訊息；到了二十世紀二零年代歷史哲學家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影響深遠的大作《西方的沒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1917-1922 談文明的衰亡也是受尼采影響的。因此當時的優生學完全可以視為是對於衰亡現象的拯救精神。而且，後來納粹於 1933 年焚燒所謂墮落的書籍，也要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當時，酒精被認定是人類進化的頭號敵人。普勒茲也因為種族衛生學的思想而成爲積極的反酒精主義者。³¹但年輕時，他和豪普特曼一樣，當時在學生社團裡有許多狂飲的機會，我們可以從 1884 年豪普特曼在柏林時因生活放縱甚至弄壞了身體，多麼放蕩是可以想見。從某個角度來講，德意志民族熱愛飲酒，因此反對喝酒若沒十足說服人的理由與民族主義的肅殺環境，根本不能產生如

²⁹ Hauptmann, Gerhart, *Das Abendteuer meiner Jugend*, in: *Die grossen Beichten*, Berlin: Propylaen, 1930. Hier zitiert nach P. E. Becker, ebd., S. 97.

³⁰ 「退化」概念源自法語 *dégénérescence*（德語使用 *Entartung*），十六世紀就出現這個詞，本來是一般事物的惡化，後來漸漸用在生理上的萎縮、衰退，以及醫學上的「病態轉變」。後來精神疾病上退化是由出生於維也納的法裔精神醫師莫勒 Benedict Augustin Morel 引入，他認爲引起精神上的退化（精神病）的原因有：中毒（如酗酒）、社會環境、病態情緒、道德疾病、生來的缺陷、遺傳病等。Ackerknecht, Erwin, *Kurze Geschichte der Psychiatrie*, 3. Aufl., Stuttgart: Thieme, 1985, S. 54；*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s Deutschen*, unter der Leitung v. Wolfgang Pfeifer, Berlin, 1995, S. 208。「頹廢」概念源自法語 *décadence*，原本在十八、十九世紀末是用在建築物或政治上如帝國的衰亡，後來工業革命，人口湧入城市，生活條件變差，小孩也得工作，教育與營養的狀況都很差，這個概念漸漸才用在生理現象上，形容個人或民族的衰退，到了世紀末這個頹廢概念又有文學、美學、文化上的意涵，用來強烈批判布爾喬亞的市民價值。Curtius, Ernst Robert, „Entstehung und Wandlung des Dekadenzproblems in Frankreich“, in: *Internationale Monat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 Kunst und Technik*, 15 (1921), 147-166. Weingart, Peter/Kroll, Jürgen/Bayertz, Kurt, ebd., S. 58f.

³¹ 據第三帝國種族衛生學家的代表人物 Fritz Lenz（1887-1976）描述，普勒茲表現得很極端，滴酒不沾，宴客沒有酒精性的飲料，若是家中的菜用酒烹調，他會親手倒掉。P. E. Becker, ebd., S. 88.

此大的影響力。而影響普勒茲禁酒，甚至成為禁慾主義者的人就是傅若爾。³²

普勒茲於 1890 年在瑞士攻讀醫學時認識了傅若爾，豪普特曼也因而與傅若爾有所接觸。傅若爾認為酒癮不但造成人類貧困、文化墮落，而且造成退化，就是遺傳壞的、不良的基因。傅若爾顯然是個有相當個人魅力、領袖氣質的人，他曾讓普勒茲參觀他主持的精神病療養院，實際看酗酒的病人，因而深深影響了普勒茲成了堅決的禁酒者。豪普特曼身處這樣的氣氛，並接觸這方面頂尖的思想理論家。他在回憶錄提到：

遺傳的問題在當時醫學以及其他領域已經有許多討論。在傅若爾與普勒茲的引領下，我們的圈子也談這些。依我的認知，家族退化的形象被太過度地與酗酒扯上關係。然而，生存競爭還有其他無窮無盡的傷害，那些也會削弱生存競爭者與他的後代的能力。有一天理想主義者普勒茲腦袋壞了，他告知我們，他經過半年的自發性禁慾後，親自向傅若爾允諾，永遠不再碰含酒精性的飲料。³³

從上文可看出，晚年的豪普特曼—作為一個敏感細膩的人文觀察者—覺得當時太過高估酒精的影響，一味追求種族改良而誇大指控。而且酒精牽涉到文化上的墮落，這是實證的自然科學無法接受的。普勒茲後來在國際會議上被點出，這樣的觀點「學術上不是完全精確」。普勒茲依然堅持，一直做動物實驗證明酒精的壞處。³⁴

其實《日出之前》裡的主角洛特，除了有聖經故事的暗喻之外，就是影射普勒茲這個人。豪普特曼將這個角色的名字也取做 Alfred，姓字則選了普勒茲 Ploetz 三個字母 l、t、o，成了 Loth（比較一下 Alfred Ploetz 與 Alfred Loth）。這種影射手法在（西方）文學很常見，提供讀者聯想方向。此外反對喝酒的禁慾態度與種族健康的觀念，正好符合普勒茲的信念。³⁵豪普特曼安排這個角色，同時讓這個思想在劇情中被尖銳化，導致悲劇收場。我們可以說「洛特」是「普勒茲」的特質之極致表現，而豪普特曼藉由這個創作有點擺脫普勒茲的影響，

³² Becker, Peter Emil, ebd., S. 87.

³³ Kluwe, Sandra, ebd., S.257.

³⁴ Becker, Peter Emil, ebd., S. 88.

³⁵ Weingart, Peter/Kroll, Jürgen/Bayertz, Kurt, ebd., S. 62.

但是並不影響他們的友誼。³⁶普勒茲自己則覺得「這個角色看起來太過簡單、清晰與不帶衝突，以致於不像是真的」³⁷。

但是豪普特曼很在乎他和普勒茲的關係，例如，豪普特曼娶的第一任妻子 Marie Thienemann 因為不是金髮碧眼，而怕傷害了普勒茲：

此外我曾讓普勒茲失望。在我們泛日耳曼聚會裡，我們在夜裡透過歎血的弟兄之情讚美過忠誠的特質，也接受一個義務：即只與金髮碧眼的女孩結婚。瑪莉，她的深色、異國外型讓我變成了背叛者。朋友一直表現寬容說：瑪莉可能真的具有日耳曼的血統，因為金色或藍色或許不是重點，重要的是頭顱形狀，只要有機會，他就會給她測量一下。

38

從這點可以看出，豪普特曼的交往圈子：一些大日耳曼思想的種族主義者。理想高於一切，說得確切點：種族高於個人，他們相當極端與堅持。但是從《日出之前》的創作和個人婚姻的選擇，豪普特曼似乎有自己的看法與做法。

4. 小結

豪普特曼與這些種族衛生學家的關係，在許多參考書籍很少提及，點到為止或甚至隻字不談。（這點是否讓文學史課程在談到自然主義時總搔不到癢處、抓不住問題核心？）在戰後這樣處理，當然可以理解，這是全世界意識型態的轉變，避談黑暗的過去。整個看來，豪普特曼都忠於自己的熱愛德意志民族的立場。表面上看，他的思想也符合當時的意識形態，支持優生化日耳曼人，然而政治環境並沒有給他帶來幫助：豪普特曼在一次大戰對政治的投入，幾乎讓人以為這位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要放棄文學生涯似的。在第三帝國時期他剛開始受到禮遇尊重，這點「德國文學教皇」萊希-朗尼斯基 Marcel Reich-Ranicki 曾嚴加批判，尤其是他與納粹空軍元帥戈林（Hermann Göring 1893-1945）同坐包廂看戲，並受到觀眾的歡呼，這個歷史性的一幕，今天回顧

³⁶ Becker, Peter Emil, ebd., S. 99.

³⁷ Notiz-Kalender 1889-1891, Hrsg. v. Martin Machtzke, Frankfurt a.M. Berlin-Wien, 1982, S. 165.

³⁸ Hauptmann, Gerhart, *Das Abendteuer meiner Jugend*, in: *Die grossen Beichten*, Berlin: Propylaen, 1930. Hier zitiert nach Becker, Peter Emil, ebd., S. 98.

起來真是難堪；另外讓猶太朋友感到背叛他們，這些都影響豪普特曼在戰後的文壇上的接受度。但是納粹帝國管理文化的宣傳部長葛培爾斯（Paul Josef Goebbels 1897-1945），也是德語文學博士，卻不欣賞他的一些作為，而將豪普特曼定位為「沒內在價值」（ohne inneren Wert），並進一步管制他的戲劇演出。³⁹他雖然沒必要出國流亡，但是留在德國境內也逐漸嚐到的「內在流亡」的滋味。

《日出之前》是豪普特曼的第一齣劇，充分展現他做為文人與周遭醫學思想的友人互動的結果。進化優生的思想成為創作的核心議題，並同時展現當代的社會批判，若沒有相當的背景介紹，特別是跨領域的知識分析，這個作品很可能流為感情悲劇，而不知其探討的議題的嚴重性。這部作品如何在不同時空被解讀出來，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就如我們所知，豪普特曼因為較接近納粹意識型態的關係，於戰後成了尷尬作家。他的才華作品被意識型態所埋沒。藉由重新閱讀他的作品，使我們看到十九、二十世紀西方國家為了超越其他民族而追求的優生學或種族衛生學，人為介入控制品種，發生許多違反人性人權的事：種族屠殺、強制墮胎、強制結紮、殺嬰，還有對所謂沒有生存價值的「低等人」Untermensch 進行的活體實驗，（這個詞由納粹黨頭子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 1900-1945）所創，從構詞來看，靈感應該來自尼采的超人概念 Übermensch）；也讓「安樂死」Euthanasie 有很負面的意義。今天在談優生學應該要對這段歷史有清楚的回顧。而《日出之前》作為標示「新」時代的價值轉變的著作正是一個很好切入點。

引用書目

Ackerknecht, Erwin, *Kurze Geschichte der Psychatrie*, 3. Aufl., Stuttgart: Thieme, 1985

Baumann, Barbara/Oberle, Brigitta, *Deutsche Literatur in Epochen*, München: Max Hueber, 1985

Becker, Peter Emil, *Zur Geschichte der Rassenhygiene-- Wege ins Dritte Reich*, Stuttgart:Thieme, 1988

³⁹ Sprengel, Peter (Hrsg.), ebd., S.222, 231ff.

Curtius, Ernst Robert, „Entstehung und Wandlung des Dekadenzproblems in Frankreich“, in: *Internationale Monats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 Kunst und Technik*, 15 (1921), 147-166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s Deutschen, unter der Leitung v. Wolfgang Pfeifer, Berlin: dtv, 1995

Guthke, Karl S., *Gerhart Hauptmann*, 2. Aufl., München: A. Francke, 1980

Hauptmann, Gerhart, *Vor Sonnenaufgang*, Frankfurt/M: Ullstein, 1959

Hoefert, Sigfried, *Gerhauptmann*, 2. durchges. u. erg. Aufl., Stuttgart: Metzler, 1982

Klee, Ernst, *Deutsche Medizin im Dritten Reich - Karrieren vor und nach 1945*, Frankfurt/M: Fischer, 2001

Kluwe, Sandra, *Gespenster der Vererbung, Moira des Milieus - Über Schicksalsphobien im Drama und Roman des literarischen Naturalismus*, in: *Vererbung und Milieu*, hrsg. v. Michael Wink, Berlin: Springer, 2001

Notiz-Kalender 1889-1891, Hrsg. v. Martin Machatzke, Frankfurt a.M. Berlin-Wien, 1982

Schüller, Christian/van der Let, Petrus, *Rasse Mensch -- Jeder Mensch ein Mischling*, Aschaffenburg: Alibri, 1999

Sprengel, Peter (Hrsg.), *Gerhart Hauptmann: Epoche-Werk-Wirkung*, München: Beck, 1984

Theaterlexion, Hrsg. von C. Bernd Sucher, 2Bd., München:dtv, 1996

Weingart, Peter/Kroll, Jürgen/Bayertz, Kurt, *Rasse, Blut und Gene – Geschichte der Eugenik und Rassenhygiene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M: Suhrkamp, 1992

Winau, Rudolf, *Der lange Atem der Eugenik*, Vortragsreihe "Die Rolle der Ärzteschaft und der Kassenärztlichen Vereinigung in der NS-Zeit", 27.6.2002